



20世纪
现代汉语语法
八大家

陆俭明选集

季羨林 / 主编

沈 阳 / 编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ERSHISHIJI
XIANDAIHANYU
YUFA BADAJIA

季羨林 / 主编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大家”

陆俭明选集

陆俭明 / 著

沈阳 / 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陆俭明选集/沈阳编.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6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ISBN 7-5602-2834-8

I. 陆… II. 沈… III. 汉语-语法学-文集
IV. H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5913 号

出版人: 贾国祥

责任编辑: 李斌玉 封面设计: 李冰彬

责任校对: 李大强 责任印制: 栾喜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130024)
销售热线: 0431-5695744 5688470
传真: 0431-5695734

网址: <http://www.nnup.com>

电子函件: sdcb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5.875 字数: 405 千
印数: 0 001—4 000 册

定价: 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序

季羨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多年来致力于出版语言学论著，卓有建树，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同声赞佩。最近又推出《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黎锦熙选集》、《王力选集》、《吕叔湘选集》、《胡裕树、张斌选集》、《朱德熙选集》、《邢福义选集》、《陆俭明选集》（以年龄为序）。所推八家，实慎重考虑、缜密权衡之结果，对“大家”之名，均当之无愧。此举实有对 20 世纪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作阶段性总结之含义。这也是顺乎学术发展潮流、应乎业内学人心声之做法，一定会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欢迎。

为什么说“顺乎潮流”呢？

现在已经真正到了“世纪末”，再过一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新的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所谓“世纪”这玩意儿，本来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耶稣，何来“世纪”？可一旦被人制造出来，就反过来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征之 19 世纪的世纪末，昭然若揭；征之 20 世纪的世纪末，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因此，专就中国学术界而论，包括文、理科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过去 100 年的研究历程作出总结。回顾过去，绝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为了创新。规模最大的

可能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准备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此书涵盖面极广，文、理、法、农、工、医，都包括在里面，用的是词条的方式，由各有关方面的专家撰写。估计此书出版以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世纪总结类著作中“博”的典型。我们这套《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则另辟蹊径，先划定一个学术领域，结集一百年中业内“大家”之经典著述，既对20世纪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成果和达到的高度予以总结和概括，又为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搭了一架“大师级”的人梯——这是世纪总结类著作中的“专”的典型。

谈到汉语研究，我首先声明：我并非此道专家；有一点知识，也是破碎支离不成体系。但是，我有一个特点——优点，缺点，尚难断定——就是好胡思乱想。俗话说：“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对于汉语语法学，我连半瓶都不够，所以晃荡得更是特别厉害。晃荡的结果我已经写在三年前《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序中。我那一篇序的主要内容就是讲汉语与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写汉语语法而照搬西方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我最后说到，语言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可以永恒地分析下去；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其特点是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综合的东西往往有些模糊性。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而汉语尤为突出。序的内容大体如此。这当然都是“晃荡”的结果。但我自信，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最近又重读先师陈寅恪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师在六十六年前已经对汉语语法表示了明确的看法，深刻而有新见。我抄几段他的原话：

今日印欧语系谓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

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组，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

陈先生在下面又说：

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模仿印欧语系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仿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天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在本文中，陈先生还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不具引。

我对中国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只了解一个大概的轮廓，详细深入的情况并不了解。这一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是非常显明的。本套书列举的八大家，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但是，按照寅恪先生的意见，必须在从事与汉语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扩展汉语语法学的眼界，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我也注意到，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眼光已经大为开阔了。比如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绪论”中已经讲到“‘印欧语的眼光’和汉语的研究”，力求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如果把汉语与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也深入下去，语言学的成绩将更大。

邢福义先生在所著《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把《马氏文通》问世后 100 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大体上分为三期：

（一）套用期：19 世纪末期—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二) 引发期：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70 年代末期；

(三) 探求期：70 年代末期—现在。

这个分法是有根据的，因而是能站得住的。邢先生说：“（探求期）大约已 20 年。基本倾向是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注重通过对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探索研究的路子，追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下面邢先生又说道：“应该清醒地看到，这门学科距离真正成熟还相当遥远。到目前为止，许多事实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得到准确的解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意见。看来邢先生的想法是：所有这一切工作都是探求期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是说，是 21 世纪的任务。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方向探求？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去探求？在这些方面，邢先生的话，虽很正确，但不具体。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我这些话是不是显得太迂阔了呢？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 21 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就应该如此。是否有理，那就要请真正的专家来指正了。

1999.06.29

陆俭明先生评传

沈 阳

陆俭明，男，1935年11月5日生，原籍江苏省吴县。1949年他从吴县东山镇文昌宫小学毕业后，随母亲迁居父亲当时工作的江苏崇明县（今属上海市），并考入崇明民本中学。1955年高中毕业时，他原想考工科，日后能当一名工程师。后经校长和班主任动员，改报文科，同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当时进北大中文系，也是想成为一个作家。但在大学三年级中文系分专门化（分语言和文学两个专门化）时，由于报语言专门化的人寥寥无几，结果又是经组织动员，他最终服从分配到了语言班学习。陆俭明于1960年7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学专业毕业，并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任教，从那时起开始了他长达40余年的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生涯。他先后任北大中文系助教、讲师，以后和所有北大教师一样，经历了“文革”期间的停课和去“干校”的下放劳动，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他升为副教授，1985年又升为教授，并于1986年被国家学位委员会评为现代汉语博士生导师，是我国最早的几批博士生导师之一。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陆俭明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虽然起初是被动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服从组织分配的结果，因为当时，一切都服从组织分配”，但是在进入语言学这个领域后，他很快就爱上了语言学研究，并且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显露出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才华。许多人在中学阶段都用过的《汉语成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1959年）和在汉语教学和研究中影响很大的我国第一部详细讲解现代汉语虚词意义和用法的《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1982年）这两部书，就是陆俭明当年所在的1955级语言班学生的集体科研成果，陆俭明正是这两部书的组织者和主要执笔者之一。陆俭明在大学毕业前就在1959年《中国语文》10月号上发表了他独立撰写的学术论文《现代汉语中一个新的语助词“看”》，显示出了对语法现象敏锐观察、细致描写和严密论证的能力。论文从语音形式、语法意义和使用特点等方面对“试试看”、“走走看”、“打听打听看”、“叫一声看”里的“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描写，指出这个“看”是一个只表示“试作”语法意义的语助词；文章同时还探讨了这一个“看”由动词虚化成语助词的历史发展过程。陆俭明的这些意见后来为汉语语法学界所普遍接受，而这篇论文也成为了他日后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丰硕成果的奠基之作。

陆俭明师从朱德熙先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的语言学家。他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和研究成果，又努力吸取国外语言学中各种适用于汉语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在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为现代汉语语法学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教学方面，他始终坚持给本科生讲课，他开设的基础课“现代汉语”、选修课“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研究生必修课“语法分析”等多种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多年来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大部分目前都已成为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和研究骨干。他是北京大学版《现代汉语》教材（商务印书馆1993年）的主要作者，1996年由他牵头申请的《现代汉语》教材项目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6年他牵头申请的“现

代汉语系列化课程的建设与实践”项目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1997年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在科研方面，他有著作多种，其中《现代汉语虚词散论》（与马真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语文出版社1999年修订再版）、《虚词》（与马真合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现代汉语句法论》（商务印书馆1993年）、《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陆俭明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以及《现代汉语》（集体编写，商务印书馆1993年）等，以及最近主编出版的《现代汉语基础》自考教材，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他共发表论文180余篇，论文《“V来了”试析》和《“VA了”述补结构语义分析》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他参与和主持重大科研项目多项，其中已完成的主要有“汉语词类问题研究”（1986年—199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重点项目）、“现代汉语词语语法信息库”（1986年—199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七五”重点项目）、“面向汉语理解的短语信息库的构造”（1995年—199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宋代名家诗网络检索系统”（1996年—1997年台湾元智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合作项目）等；目前他还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1997年—2000年）、国家科技部“973”高科技项目“图像、语音、自然语言理解与知识发掘”中的子课题“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动词论旨结构系统和汉语词语语义分类层级系统研究”，以及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汉语语义知识的形式化模型及语义分类系统研究”等研究项目。

陆俭明长期活跃在国内和国际中国语言学界，为汉语语言学的学术发展和队伍建设都做了大量工作，也担任过多个学术性机构和团体的领导职务。他曾任中国语言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兼常务理事等；目前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计算语言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兼常务理事，北京市社科联中文评议组成员，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顾问，新加坡教育部华语规划和发展署华语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语委研究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吕叔湘青年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以及多所高等学校中文系兼职教授、多个语言学杂志的顾问或编委等。

二

陆俭明的专业兴趣和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但主要致力于现代汉语语法的教学与研究，在这方面他用力最勤，著述也最多。他的研究特点和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对语言事实的挖掘和描写，不断地发现新的语法规律。

重视对语言事实的挖掘，描写和说明前人未曾注意到或虽注意到但观察不细、认识有误的汉语语法现象，这是陆俭明在汉语语法研究上的一大特点。他在分析和描写语言现象时善于抓住关键问题，运用各种分析方法条分缕析，善于以小见大，从具体的研究题目中找出普遍性的语法规律，因而总是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参看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自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以来，汉语语法学界一般都认为凡动词就能作谓语，有人甚至认为“作谓语，只要意念上能同主语搭配得拢就可以，不需要什么条件”。陆俭明在仔细考察了一千多个常用动词作谓语的情况后发现，实际上“不能单独作句子谓语的动词大约要占全部动词的50%”，如“企图、妄图、合乎、容纳、摆脱、背离、把握”等。他在《现代汉语里动词作谓语浅议》一文（载《语文论集》1986年第二辑）中指出，这些动词之所以不能单独作句子的谓语“并不是由语义搭配因素决定的”。至于能单独作

句子谓语的另外 50% 的动词实际上单独作谓语也并不自由，要受到语义、语用上的制约。这篇文章并不长，但这一发现具有普遍意义。事实上不只汉语，目前已知的各种语言中动词单独作句子的谓语都要受到语法上的限制，只是限制参数各不相同而已。陆俭明正确地指出，为什么汉语学界长期以来没注意到这一点，这跟以往的语法分析方法缺乏层次观念有关。另外像汉语中由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造成偏正结构的现象及其内在规律（见《由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造成的偏正结构》，载《中国语言学报》1985 年总第 2 期）、现代汉语中数量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作用（见《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的作用》，载《语法研究和探索（4）》，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的现象及其规律（见《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情况考察》，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 年第 4 期），以及“动词+来+了”、“动词+形容词+了”内部复杂的语法关系、语义关系、构造层次及其原因（见《“V 来了”试析》，载《中国语文》1989 年第 3 期；《“VA 了”述补结构语义分析》，载《汉语学习》1990 年第 1 期），还有汉语句法成分的套叠现象（见《汉语句法成分特有的套叠现象》，载《中国语文》1990 年第 2 期）等，都是陆俭明首次揭示出来的。

“程度副词+形容词+的”一类结构的性质，现代汉语中的周遍性主语句，“多”和“少”、“多少”和“几”语法功能上的差异，以及现代汉语里的双宾语结构，动词形容词的重叠形式的词性问题，等等，在前人的论著中虽有论及，但或不周全，或不深入，或过于简单。陆俭明对这些现象和问题都根据大量语言事实作了更为周全、更为深入、更为细致的描写说明，因而揭示了不少有重要意义的句法规律。例如对双宾语可以说没有一本语法书不谈，但大多概括归纳得十分粗疏。陆俭明的研究则揭示了现代汉语双宾语的某些重要特点：一是双宾语中的远宾语一般要求包含有数量成分，否则就不能成立；二是双宾语里的远宾语排斥领属性偏正结构（分别见《双宾结构补议》，载《烟台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现代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陆
俭
明
选
集

汉语中数量词的作用》，载《语法研究和探索（4）》，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又如“非疑问形式+呢”构成的疑问句（如“我的帽子呢？”、“小张呢？”、“明天下雨呢？”），前人也早已注意到了，但一般都看作特指问句的省略形式。陆俭明以大量的语言事实说明，这种疑问句实际上是与“是非问句”相对的“非是非问句”（包括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正反问句）的省略形式，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片面认识（见《由“非疑问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载《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

第二，强调虚词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取得了重要的开拓性进展。

陆俭明最早的语法研究成果就是对虚词的研究，他的处女作《现代汉语中一个新的语助词“看”》，研究的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语气词”。在这之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虚词的研究文章。他和马真合著的《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语文出版社（修订版）1999年）集中反映了他在现代汉语虚词方面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不但继承了汉语语法学一直重视虚词研究的传统，而且更加充分地体现出虚词研究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使汉语的虚词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陆俭明特别注意紧密联系句式来研究虚词。很多文章都围绕某个虚词所在的句式来考察和辨析某个特定虚词的意义和用法。他的论文《“还”和“更”》（载《语言学论丛》1980年第6辑）、《“更加”和“越发”》（载《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的”字结构和“所”字结构》（载《语法研究和探索（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等，都坚持采取这样的分析方法。这为辨析虚词，乃至整个语法分析都“提供了一种有启发性的分析方法”（徐通锵《语言研究的发展和五年来的〈语文研究〉》，载《中国语文》1985年第6期）。

陆俭明还注重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虚词。他的很多文章都在相同的句式中换用不同虚词来比较区别某些虚词的意义和用法。

《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一文（载《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作。现代汉语里到底有哪些疑问语气词，语法学界提到的一共有四个，即“啊”、“吧”、“呢”、“吗”，而彼此的取舍意见很不相同。陆俭明在文章中提出了一种分析原则，即判断出现在疑问句末尾的语气词是不是疑问语气词，不能根据对整个句子的感觉，而要看其中的语气词是否真正负载疑问信息；而这一点又必须在形式上得到验证，验证的办法就是比较，也就是从疑问句和非疑问句、从这种疑问句和那种疑问句之间的最小对比，确定出现在疑问句末尾的语气词的性质和作用。文章遵循这一原则对“啊”、“吧”、“呢”、“吗”逐个进行了分析，用大量事实说明了在现代汉语里只有两个半疑问语气词，即“吗”、“呢”和半个“吧”；而“啊”虽能出现在疑问句末尾，但它不负载疑问信息，不是疑问语气词。这种分析方法后来引起语法学界的普遍注意，有的学者还认为这是虚词语义分析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参看胡明扬《单项对比分析法——制定一种虚词语义分析法的尝试》，载《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陆俭明也重视利用统计法和实例调查来研究虚词。他的虚词研究文章用例精当，结论可靠，一向为人称道，这就与他注重语料统计和实例调查分不开。仅以《汉语中表示主从关系的连词》（载《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一文为例，他经过详细统计和大量调查，发现了现代汉语里主从关系连词的很多重要的规律。例如：（1）能连接句子的主从连词（如“因此”、“可是”等），在连接分句时前面可以有别的连词配搭呼应；但在连接句子时前面就不能再有别的连词配搭呼应。（2）主从连词不但能连接分句，还能连接主语和谓语（如“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主谓之间不只有语法结构关系（主语—谓语）、语义结构关系（施事—动作）、语用表达关系（话题—说明），而且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如条件—结果）。（3）主从连词的位置在主语前还是在主语后并非像一般认为的跟前后分句的主语是否相同有关；除个别以外（“虽”

和“既”只能放在主语之后),主从连词放在主语前后的位置跟前后分句主语是否相同并无关系。他于近年发表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经常要思考的问题》(载《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4期)和《“着(·zhe)”字补议》(载《中国语文》1999年第5期)两篇文章,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里的虚词“着”进行了新的挖掘和探讨,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这也都是经过了大量实例调查和语料统计的结果。

第三,较早注意开展现代汉语的口语研究,填补了语法研究的某些空白。

80年代以来,受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又译《汉语口语语法》)和其他结构语言学著作的影响,中国大陆也开始重视汉语口语语法现象的调查研究,陆俭明便是较早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对汉语口语语法现象的研究,不但坚持了全面观察和细致描写的研究方法,而且特别注意通过语言事实发现口语语法的特点和规律,在很多方面填补了语法研究的空白。

陆俭明在汉语口语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作品就是《汉语口语法里的易位现象》一文(载《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这篇文章较系统地描写分析了汉语口语中句法成分之间的种种易位现象,第一次明确提出“走了吗,她?”、“八点了,都!”这种易位句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是:易位句的语句重音一定在前置部分上,后移部分一定轻读;句末语气词绝不在后移部分之后出现,一定紧跟在前置部分之后。文章根据大量实地调查还说明了易位句的前置部分和后移部分之间没有必然的语音停顿,只有音强音弱的差别,而书面上两成分间的逗号不表示语音停顿,而可看作易位句标记。文章还讨论了各种“倒装说”,指出一般语法书上所说的“倒装句”(如“钱花完了”、“来客人了”、“什么都会”、“一分钱也不花”、“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并不是真正的倒装句,只有易位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倒装句。这篇文章得到了吕叔湘、朱德熙等老一辈语

法学家的充分肯定。朱德熙在 1982 年香山语法会议上特别提到，“这篇文章比较重要”，“讲的完全符合事实”，“这才是真正的倒装，倒装到后面去的必须轻读，这是非常重要的，汉语倒装是有形式标记的”，“这篇文章讨论倒装就深入了一步”（见《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在香山语法会议上的讲话》，载《语言文字应用》1988 年第 1 期）。

在这以后，陆俭明又先后发表了《副词独用刍议》（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 年第 2 期）和《副词独用考察》（载《语言研究》1983 年第 2 期）等文章，系统考察研究了汉语口语中副词独用（包括单说和单独作谓语）的情况。过去语法学界一般都认为副词不能单说，不能单独作谓语。陆俭明考察了 468 个常用副词，发现能独用的副词有 65 个，占 13.4%。通过对 65 个副词独用的情况逐个进行细致的描写，他还对副词独用现象进行了解释，指出汉语口语句法有两个大的特点，一是句法成分的易位，一是句法成分的大量省略；并且说明了“副词独用都只出现在不同的对话形式中”，“副词独用正是口语里句法成分大量省略的一种产物”，“因为副词独用时词性并不改变”。

第四，结合对外汉语教学进行语法研究，拓宽了语法研究的领域。

陆俭明从 70 年代开始就给外国留学生讲课，后又不断应邀出国任教讲学。在教学中他常常碰到外国学生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也常常听到一些外国学者不满意有些中国老师对很多问题只是以“这是习惯”来解释。他认识到，外国学生之所以往往在学习汉语中出现规则类推的错误，以及很多教师解释不了外国学生提出的某些问题，正是由于汉语语法研究还不够深入造成的。所以，语法研究不但要充分注意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问题，而且通过对外汉语教学发现的问题也正可能会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突破口。

陆俭明很早就注意研究、解决对外汉语教学中碰到的种种语法问题。1980 年他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中美教师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汉语虚词教学”的报告（载《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0年第4期)。在报告中他举例说明了虚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以丰富的语言事实说明怎样帮助外国学生把握好各种虚词的意义和用法。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后来他发表的《关于“去+VP”和“VP+去”句式》（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4期）、《说“年、月、日”》（载《世界汉语教学》1987年第1期）、《表疑问的“多少”和“几”》（载《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等，研究的问题都来自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例如有的汉语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说，“你去问问”可以换说成“你问问去”，反过来“我喝点儿水去”也可以换说成“我去喝点儿水”。但是如果学生按照这种解释去类推，把两种说法无条件地换着说，就会出现错句。陆俭明的《关于“去+VP”和“VP+去”句式》一文就是为解决问题而写的。文章从语义、句法、语用三个方面层次分明地分析说明了“去+VP”和“VP+去”这两种句式的异同，文章在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宣读后，给大家极大的启发，很多对外汉语的研究者和教师都认为这给如何进行对外汉语的语法教学引了一条路。

90年代后，陆俭明又进一步注意汉语教师的提高和探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法的问题。在《配价语法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一文（载《世界汉语教学》1997年第1期）中，他以具体实例强调说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学习语言理论的必要性。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经常要思考的问题》一文（载《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4期）中，他从助词“着”这个教学难点入手，提倡“点拨式教学法”，强调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定要经常思考“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他于1999年在第六届世界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宣读的《关于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基础研究之管见》一文（后载《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4期），对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建设提出了带方针性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反响。而最近发表的《为什么可以说“他是王刚的老师”，却不能说“*他是王刚的教师”？——配价分析的实际应用》一文（载《语言》2000年第1